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短七

後學董思靖集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頤等云有德則道其失不德則道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孝奉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間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為也下同上德者至德也無為而已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為故未能全乎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為上德下德之分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為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為之而無用於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事之宜而有割截之意故次焉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為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日為之則是徒其文以彊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為自然之道化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矣據臂謂攘除秋袂以出臂也仍繼也○

溫公云仍引也字或作仍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泯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泯愈趨愈下而所尚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後智以求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適所以蔽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蓋蔽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

有高世之見而不拘流俗者謂之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

取此

處去並上聲蓋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

有得於下而迷其上喜薄而道厚采華而

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

五常其有辨乎其無辨乎何用之則
也曰鳥乎無辨則純然者也道猶則
隨其靈之所充而得諸己之名也
然之元也德猶年與時之名也
者則曰一年得其一冬各得其實之謂
曰夏義曰秋智曰冬各得其實之謂
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中有生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之類
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
三皇以功勳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
三皇同義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
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禮而異車
是知三王之世如春也五帝之世如
夏也三王之世如秋也五伯之世如
冬也老子與關尹相過之時其當秋
冬之交也欲以貞固之道化新世而
復於春乎或曰其序不同何耶曰經
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序此言不
述之流弊故全用革如化書云仁不
足則義滿之全伐木也義不足則禮
濟之大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
伐大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
然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又所以為
始之終於之始者歟○郭德元嘗問
於宋文公曰老子云信者志信之薄
而亂之貴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
何故文公曰老子於禮自是理會得
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及說
這箇不用得亦如此似聖人用禮時
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如禮運中某
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事
語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夫一即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
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以之清地以
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貞
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為也

溫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壓

○
履其月切顛仆也天之所以清明而職生
覆地之所以寧止而職持載者得一也苟
無以清寧則必有缺裂震發之變由失一
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
且一之為物無去無來奚得喪哉直恐數
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為耳故陰
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
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
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
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乃至神所以

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
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
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
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
王無以貞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
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客氣或
有以蔽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
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
為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
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教美也邪音耶○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
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
謂賤且下也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稱言得
一以為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音碌玉貌落落字當作碌音洛石貌數入
聲連也謂不能收謙以賤為本而欲速致
貴而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

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
欲如玉之貴而不能賤石之賤而不能貴
也蓋惟不倚於一物則不可得而毀譽貴
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河上名法本此章贊一
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

以安執
於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強也言
動不言靜言弱不言強乃互文以見意而
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其體
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
則弱矣而其用之遠而不禦亦強矣此雖
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必本乎靜
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
所以善於春為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
以為致用之本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
而形生乃生於有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
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即故曰

生於無也

右四十四章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參體
王故動則為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
以道為身身於靜矣殊不知動靜者
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固乎
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
而應變此顯推也以此弱自守乃道之
常用此顯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推實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稟純靜見
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即空造次不違
中士之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
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
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故建言有之
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明道若昧

惟照了精微故遣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虛對切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
與物無際然以俗觀之則若有節類而不

可取以為用也

進道若退

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故若退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大白若辱

忘色相者能納汙也

廣德若不足

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
自以為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偷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銜也玄綱論云功
陰則能全亦此意也

質真若渝

渝羊朱切變也質真純素也惟文質兼備
則不執於一故隨物變而內不失其真外

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者角地也大方無吟域之可窮故無隅
大器晚成

積之久者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遠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
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此雖超乎視聽之
表然而冥冥之說無聲之和亦何嘗不昭
昭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所以若
存若亡而下士之所以大笑也此十二者
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道之
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河上名同此章言道
無形無名故不可為之功而道
其德惟能沉潛涵泳則道自來居此
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及其全之
無私也是以古之學者為己而於
於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宋文公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
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
所謂二與一為三也其曰三生萬物者即
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

不容復言道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為
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之始耳不得
為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

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

陽如植物則背寒向暖而沖氣則運乎其

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

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

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

也○温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

和為用○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

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徧焉而萬者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教而王公以為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惡去聲○温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

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

彊平聲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

設教亦宜皆以我沖和之義教之是知彊
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當知
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父者

本也且教乃師道然師則專而不親父則

尊而又親是以言無隱情如易曰無有師

保如臨父母即此意也今專曰父者教道

主專嚴也

右四十二章河上名道化此章言道
其不以沖
和為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間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

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

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有化

生衆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

也初無間隔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圓

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物在道中

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

為而利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

為故後使衆彊出入羣有

為故後使衆彊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折無有不
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
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河上名篇用此章贊
虛柔無為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實其可
尚乎况身一而已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
名役一以求多愚甚焉蓋人能弘道故
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

且有不况名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
二者孰病○文定曰不得則以亡為病既
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迷也
多藏必厚亡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必勞
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內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
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
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曾事斯語

右四十四章河上名立或此章明
去偽全真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眊祭切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威德
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道備於已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

用愈不窮此兼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大直若屈

惟量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窺
然於正已以矯物者觀之則若屈也

大巧若拙

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象形而體則
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難語然而萬理昭融起見聞而重玄了悟
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
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靜者則御
六炁之下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靜未嘗
靜而動靜一致矣故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河上名此章言體
道之全而為天下正

或云苟成而不若欲直而不若沖直
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靜而不若動
是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
動勝寒而靜勝熱動勝熱而靜勝
寒寒者躁勝於一偏也惟清靜
則非成欲勝於一偏也惟清靜
不勝乃所以為天下
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

却與卻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戎馬者備
戰之馬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內言
之心君春祭則却返氣馬以培其本振

反是則意馬馳於外境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
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

自起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河上名倫欲此章成貪求之貼實貴如足以為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

○溫公曰得其宗本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溫公曰述本述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蓋清明在躬無為而已○溫公曰至理不

易也

右四十七章河上名鑿述此章言有真知之明則可以起見

闕之誠故無為而化成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闕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

仁之意○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

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違損者不可

強損而未能無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管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

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右四十八章河上名愈知此章言損有果虛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來順

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人

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於人莫不皆以善

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

信矣苟善善信信而絕其不善不信者則

豈所謂常善救而不素哉

聖人之在天下憚憚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

往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憚憚切憂動貌為去聲渾與混同胡本

切天下之善惡信偽皆未知所定聖人則

憚憚然為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其同故無善惡無信偽皆一以待之彼

方法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

亦將擇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別也

別也

右四十九章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虛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乘機耳故是炁之伸

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炁之歸則萬

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十乃成數故舉為例蓋謂自生至壯乃炁

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

老至死乃烝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馬人之生也自杜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馬苟動失其正則用杜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遂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貪生則必有死為之對而於不屬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昧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或云妄念芸芸乃生生之善也亦通苟能主靜以養虛明則動未嘗離靜而動靜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為也○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音似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譁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派全一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忘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己與道同體

右五十章

河上公轉釋靈虛子紫雲林東

以四支九竅為十三而動靜屬於生
死昧者自賊自賊動與惡會而之死
皆無以別况是特形耳其所動靜
者豈由此哉杜廣成以十為三動靜
十三又有七情六欲之說者李文德
曰腎為坎生門也心為離死戶也皆
一兩十二辰消而再始是為十三且
遺其動之死地之十三關元孫登
司馬邵王曹皆曰四十三之中各有三
人馬大率謂柔弱以保生者十中
三則強以進死者十中者三又愛
生而不免死死者亦十中者三言曰
長生者生之徒情寂滅者死之徒
枉長之人全以嗜慾動作皆趨死地
其說以甲巳子午九庚五未八丙
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巳亥獨居四
之訣起數如永生於中數七居於
卯卯數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為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地

合生之徒十有三則經文當云
成數六之徒十有三則經文當云
多取此說然失口成書豈必若是
五行而獨舉其二且彙生數而獨
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平而取
心為出生六之詩為之證所謂攝
生則是取坎之寶以照離虛至於
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說似道而實
非經旨文定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
者生之徒也二聲色臭味以自滋養
死之徒也二聲色臭味以自滋養
又知作而不知息知言而不知默
思而不知忘以無於虛所謂動之
地者而清源子之說亦然但死之
明與動之伸屈為生無別愚所以
用為動之死地也蓋仙道貴生故
生之悉陽也况乎天鬼道貴生故
進之悉陰也况乎地人道貴生故
以生可以死故入用之氣中况乎
人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乎
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
三者不用之能物也歟猶經世當
一况道也故以元亨利貞之文為
無數其真與元之間有無之極也
唐師為得老子之言信哉

為天地之德在聖人為聖人之德道則始
 之所以生生者德則牧養羣衆而不辭非
 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
 皆道德之所以形見者也執者萬物之理
 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鳥得不知崇其本
 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
 則為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
 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
 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子奪不屬他
 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
 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
 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義則資始之謂生
 包涵之謂畜注七逐其形之謂長守其材之謂
 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
 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
 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
 於玄德者苟不至德則至道不礙焉其實

一也

右五十一章河上名養德此章言妙
 本應感生或之旨明萬
 物專道貴德之由次養生
 育之功終贊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
 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
 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
 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後以知其子
 則用不窮矣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
 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為自然
 而純亦不已則萬物萬事亦各自得其所
 此外初無別法亦非有意於守也所謂應
 物者化在躬者神如斯而已矣蓋道之體
 混然則萬殊之所以一本故得其母以知
 其子道之用無窮則一本之所以萬殊故
 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夫如是故能混本末
 精粗為一致而原始反終死生無惑矣故
 云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

身不救

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著也門者
 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
 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閑情念葆神悉視
 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
 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則捨
 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役而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

遺唯季切貽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
 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
 不為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為物所
 奪故曰彊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
 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彊
 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
 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
 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
 冥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
 及矣如是之謂善傳襲真常之道也夫德
 愈盛則心愈下既到此地自無遺殃之患

此為學者語也

右五十二章

河上名歸元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

則富於系故為子母子相守則神去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無所施設作為而已今欲介介然有

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著矣故惟

如此施為是可畏也蓋前章既勉人以守

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為之害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怨道不慈蓋

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

朝甚除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

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

謂內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

倉則精氣所藏之地也如胃為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內而反矜施其外是

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嘆之辭

也○温公曰服美不稱食積不厭故曰盜

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

以致失哉

右五十三章

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

周萬化而不脫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

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

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

其守則實無所執而不可脫及德威而利

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

世愈久而愈親也○温公曰不拔者深根

固抵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

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晉

真則不偽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

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徧也蓋道

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

理也推之家國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温

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

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

○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

之法觀身實相本來清淨有見既達知空

亦空頓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契真矣

右五十四章

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舍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適攫履縛切搏音搏虛船觸舟雖偏

不怒全天之人物無害者○碧虛曰毒蟲

蜂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類以爪
擊按曰據攫為鵬鷲類以羽距擊拳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鰈作精
之至也

鰈子垂切說文云赤子陰也○文定曰無
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
心也
終日號而嗑不嘔和之至也

號戶毛切啼也嗑音益咽也嘔所嫁切聲
嘶也○文定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
嘔故知心不動則和也

知和曰常

曹曰和者生理之常知和則純粹靜一歷
萬變而不失也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
然後其道愈明故知常則明莫加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為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真子
曰祥者非其常也○文定曰生不可益而

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
常妄作凶是也

心使炁曰彊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彊之始是失
其赤子之心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音以止也益生使炁皆失自然之道是
徒速其衰老也苟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
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
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推舉號
號美非出於自然也未則成其幾有
論道作為之心則失其自然矣貴處
於云古本無嗑字而嗑不嘔莊子之
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至道之真語默不足以載惟親證者知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
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
道會而不異於人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

貴

此言有德者之為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
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
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嘆也

右五十六章

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
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

兼治混合大
通所以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其然哉

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通無意於用兵
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

正以用兵為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是
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
而天下歸之矣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為之治而多忌禁則民將舉措失
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為君炁
為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
不能無為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
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

在上無為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五十五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自然之應而無為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為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叶音莫奔切寬裕無為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白而其量則寬洪故為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為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為為政之本而專尚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

害生於愚禍福倚伏正猶是矣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止極也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為奇善復為祇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為奇以為正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為祇以為善及其所

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責

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亦猶為政不能以悶悶之德量容之而反

務於察察以為善與正殊不知若此則是本欲全民而反致缺缺矣故下文舉聖德

以勸修也二十六○開元註云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異故禍福倚伏

若無正耳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剋

剋居衛切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剋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所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悶悶之政也蓋聖

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光之用自整然

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剋肆耀之過

而禍福何有哉

右五十八章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以括其近見之善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二十七